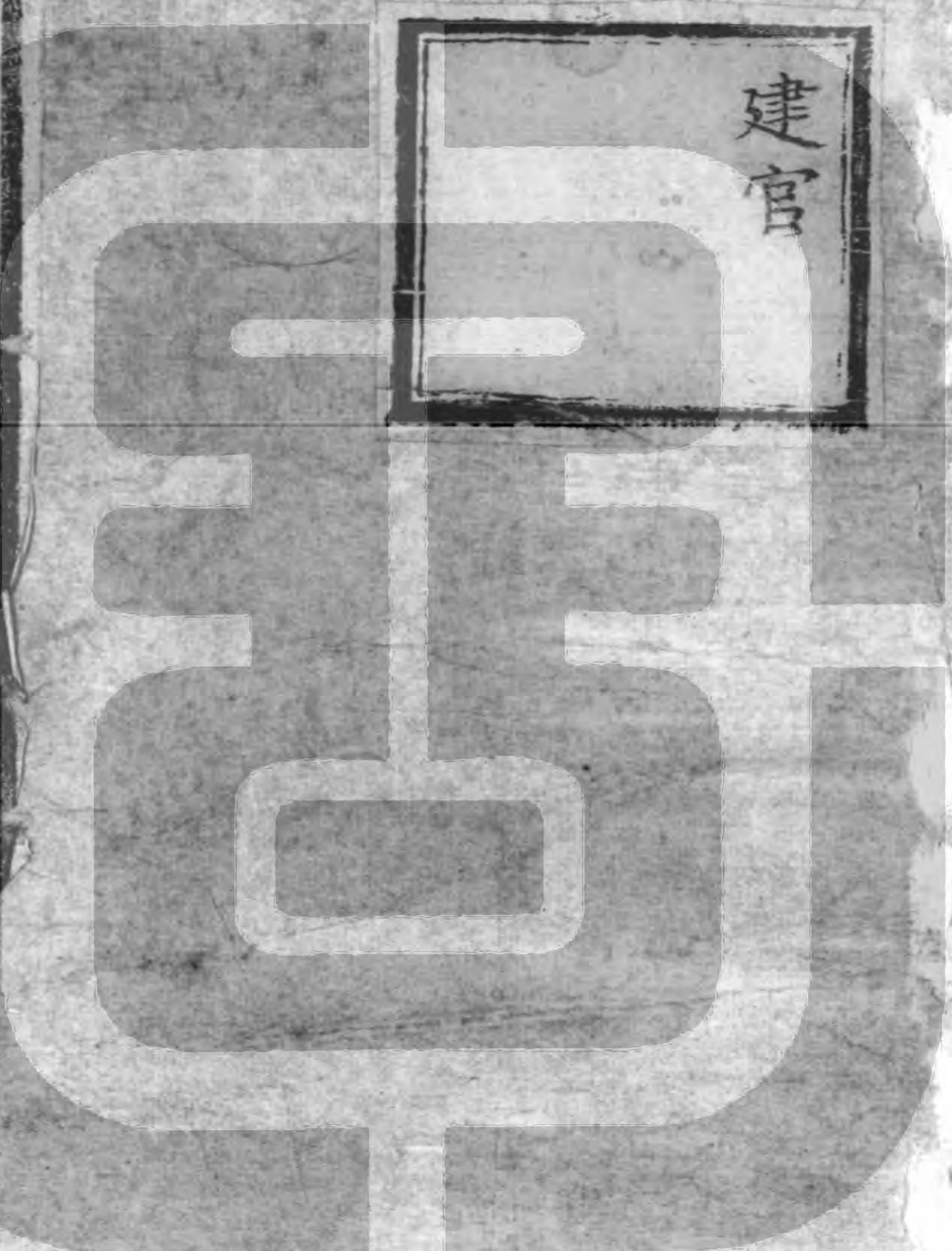


6244
:70

建官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六十一
之一百六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五

建官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脩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踈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

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鄒日所謂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勅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

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於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達事理之奪歸。着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事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復。建日中

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主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拍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未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脩改。欲命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等因。

光又上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一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力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宰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一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與除利害。此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且親也。古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口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日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不益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速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以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丞。丞簽訖。分付六曹。騰印符下。諸司

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違。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更改條法。或奏訖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請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口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臣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

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出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負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光又疏曰。臣於去年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安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然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

數千為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以差使。袖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留羸弱下軍。及剽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差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眾。制禦奸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甘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剽員七八人而已。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眾。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舊制。編勅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後未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

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放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盱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閩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準備差遣。拍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復。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

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騶徒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先為左僕射時。上疏曰。臣聞書稱明三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專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黜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致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

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叢遣廢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眾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庶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眾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憲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以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勸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

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安有耗散。即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糶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之。須至允那常平倉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

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應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今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酌。恩澤宜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應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

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等伏觀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并帶職內。尚書候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即採十說以陳於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豈為此法。庶職事官。聚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為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善遷。迺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一矣。此

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為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為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為降官。與直學士。則為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轉待制者。今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舊之官。容以眾材。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為尚書侍郎。則可使憲學士。

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混殺。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為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為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為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為寵。官制以後。以階為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為重。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苟得自矜。而高材以同受為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時人人皆以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謠。以玩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聖慈。特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才者多。則職備。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紊。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于版籍者。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未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二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擬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令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

而後擬呈已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共成七任耳。又况二十未必仕。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閒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天下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為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閒之日少。欲其居閒之日少。在乎清入仕之源。切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史是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夫百司胥史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何以言之。為進士者。自十年就學。

加之十年而後能治經。閱史。綴緝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博。成就其志。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稍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第。擇之可謂至詳矣。三年一取士。舉天下學者。群試于有司。慮數萬人。而賜第者。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遊子弟。恃其父兄之蔭補。類多驕墮不學。僅通經義。稍成文詞者。則必中選。就令屢試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跡進士。篤志講學。謙操自立。宜有間矣。百司胥史。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祿仕。又豪右之家。以貴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獎薦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慶於卑賤之地。豈復有奮勵之意。其跡補蔭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向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許才量行。可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

凡五等。其最濫者。但會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則試題平易。字數減少。有司考校。又加寬假。但組成文理。不至甚紕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未滿七十者。即更不須保任。便許出官。昨元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四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試至省殿。二處考校。僅取五百。其間尚容幸得。又况偶獲一薦。業試見熟。年高才耗。學術忘廢。其比進士實固相遠。而又五路學者鮮少。取人數寬。但獲一薦。雖不事學。坐待及三十年。便該仕祿。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官。誰肯舉薦。夫以血氣衰耗。有苟得之心。薦舉不及。無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智識才力。方之進士。固有關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行。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又仕之數。常多於賜第之人。並趨吏部。吏部按格不計入流。清濁才行高下。但以到部先後。注擬授差遣。以此待次者。常

至七八百人。注擬二年以上員闕。故負才可用之人。率為特奏名得官。與夫資蔭胥史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閒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者。常以此也。不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不可得也。臣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史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係特奏名者。纔數十人。自治平至熙寧三年止。有百餘人。自熙寧六年至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百人。臣欲乞參酌祖宗故事。須會取到文解。或經殿試。計若干舉。方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許就殿試。其就殿試。文理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在四等外者。不理選限。其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蓋累會取到文解。或經殿試。即須稍有文學。不至空踈。四等以上。限以人數。則有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稍可以革特奏之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

取本路曾預兩薦者權攝簿尉一任無過遂行正校雖曰優假遠方
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量加舉數即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為古人
之仕者世祿蓋使為之後者一人世馬祿廩之而已矣詩人之所譏
謂棄賢者之後絕功臣之世今之寄祿官自大夫以上初升大夫即
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皆許奏蔭其為大夫以
上歲月深久往往奏薦多至數人夫庶謹無過稽日敘遷而為大夫
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臣欲
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少則可以
革資蔭之濫矣百司胥史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餘年方得出仕
唯三省人吏最為優幸每以點檢諸處文書酬獎減年出官最速其
不願出官者並理資仕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可以損雜
流之弊矣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行可用者不久於待闕不

久於待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為
民今若指虛授之祿以養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
豈為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
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昨准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
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蕃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
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蕃官未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
所以尊中國而制夷狄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
亦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傳承自無爭
較况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
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鬪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於平日必使
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

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縱過替移。或於它處出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堪此况夷狄之性。兇狡尚氣。營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輒啓。契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它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據憤報怨之人。而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屢置。開端生事。為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叙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夷狄尊卑之限。絕蕃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為後患。

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奏曰。臣伏覩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悉如唐制。臣竊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戶部掌邦

計。刑部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胥吏乘間作弊。行遣迂滯。臣欲令三部郎中員外。湏令並滿四年。理為兩任。逐任與升資序。立為定制。經久遵行。內吏部戶部司封司勳考功度支金倉部。亦須再任。與逐任升資。上件三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管。任官材。掌邦計。主國法。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察早賜施行。

開封府推官畢仲游上言曰。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雖今之春。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率。而下至於百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及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始用人。決大策。以階寄祿。而循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國之

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憚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官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全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雖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系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

降三品為四口

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階。乃以舊品為定。而章服

之令徒降五

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

則所謂非漢唐

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

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

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

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決旬。遠者累月。

有夜半傳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櫛木質食米

得其決。而事又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

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唐二

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

併三遷。內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遷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階。祿

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

事大而緩則兩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必者則
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隋正朝則
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達達之
皆不失於期會備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後而
五代之季為可猶也

仲游又上言曰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事不謂
之法舜之德賞延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
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限多之患自
漢以來捨其實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為天下
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參拾員曰吾以此傳天下
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
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本朝

太宗之時天下初定始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弟士
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
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邪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
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治非歲數
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
於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
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於
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於人
心兩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缺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於不
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
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
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

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仲游又言曰。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有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有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與。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於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為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返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誦書者為明經。五品已二歲得任子。

而流外雜色之進。蓋不可勝計。至於今日尚書侍郎左右之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於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米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邪。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耳。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以文章為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於十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恣愎。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眾。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為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

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唯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於卑辱。願於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學皆勸於子弟。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缺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益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已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卻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為一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缺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為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斷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中書侍郎呂大防上奏曰。臣竊觀自古設官之志。必先置貳立副。不

以名位為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效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不才者得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弊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途。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

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己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三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浸輕其選。或錄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私。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得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安世又上奏曰。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安世為左諫議大夫時。上奏曰。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煩。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蕪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遞推。未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

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己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侍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為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司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王續堂除曾句左廂軍

事奉議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者而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柬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輔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道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合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於失職以漸復舊制也

安世又奏曰臣前月十二日上殿具劄子論別堂除之弊乞詔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旨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員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

部之閑日益加少。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最
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
豐八年後來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
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必無
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曾肇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于三省。詔令兩出則自
中書。審覆駁正則繇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
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
復之更相彌縫。更相可否。然後發號施令。罔有不職。立政官人。舉無
過事。此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蓋三省各有分守。不相侵踰。而門
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為西。候遠取諸物。則為門戶。所以駁正中書違
失。故自來舍人不兼給事之職。伏見近日給事中。兼駁中書錄黃。三

省進呈。却令舍人書讀行下。臣愚竊恐因此墮壞舊制。有損治體。寔
漸不已。遂成大弊。此臣夙夜熟慮。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伏望聖慈
戒飭執政大臣。謹守神宗所定官制。勿使三省屬官得相踰越。而中
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以正紀綱。以為天下後世之
法。陛下留意毋忽。

紹聖元年。監察御史蔡鞏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聖旨。內藏庫見催索
戶部太府寺借欠出豁錢物不少。依舊更不統轄者。臣竊見國家分
職設局。所以舉官治。而府藏出納尤宜參互鈎考。以檢吏姦。臣契勘
元豐詳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庫藏項內有內庫。拘催交納。逐
季點算。內庫申到納訖官物帳狀。抄上勾銷。內庫納訖名件之類。凡
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案名稱內藏庫。隸右藏。案即是舊隸太府
非無文據。臣嘗聞真宗皇帝謂主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

用非自奉也。顧外廷不知爾。臣竊謂既通軍國之用。則隸戶部太府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見在物數。其餘雜務事件。如官制格子該載者。委有關防。不可畧去。欲望聖慈。省察元豐官制。格子等。特賜睿旨。令內藏庫復隸戶部太府寺。所貴百官庶府。皆有統帥。事歸一體。監察御史龔夬上疏曰。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然則先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來。員數不常。昨置六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專領察事。今來按察之法。久已就緒。在京官司。無敢如日前。遲者則治察御史。其職太簡。臣備員臺屬。適值兩院闕官。兼領六察。未見廢闕。然則人治兩案。俾兼言職。自不相廢。况元豐三年八年。并紹聖。令察官各兼言事。伏望聖慈。特賜詳勅。令監察御史三員。兼掌論議。庶幾益廣言路。以稱朝廷明目達聰之意。

哲宗時。尚書右丞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觀周官三公三小。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二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職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省事。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脩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蓋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行。今來陛下始初聽政。理須責成。輔弼。况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安危治亂。均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譬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伏望聖慈。留神省察。

劉摯上言曰。臣伏觀近降樞樞。增復館職。及職事官。並許帶職。給諫

以上一年帶待制尚書二年帶雜學士臣竊謂國朝舊制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誼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讎得之為榮選擇尤慎自元豐中脩三省寺監之制其職並罷滿歲補外然後加恩兼職常視治行優劣以為厚薄除三館並歸祕書省為職事官外有直龍圖閣省郎寺監長貳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待制雜學士職給諫以上補外則除之亦繫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今盡復館閣而薦試之法未立校讎之職無與則是所復虛名而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以為重近日得之者固已衆矣臣考之僉言以謂脩廢官耶則實無職事養人才耶則未加選擇反復不見其便至於給諫以上限年帶職尤所未諭且待制學士以待從顧問為職自祖宗以來極天下之選不為定員今不考治行不察流品幸而至給諫以上則計日而得之人才不同一槩除授臣恐自此員品猥

衆無復澄汰其有行能高妙治最尤異者又將何以益之臣愚欲乞且依元豐官制施行或詔選臣僚講究本末別行裁定使名器增重人不虛授以稱朝廷勸沮多士之意

御史中丞蘇轍上奏曰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凡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初命難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重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應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

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慮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廢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

轍又上奏曰。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金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至獲美遷。實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

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尚書。但責侍郎。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遷。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

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應詔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群臣無由自明。今後再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

轍又奏曰。臣等近准勅舉。本象求趙元。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員闕。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幅。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闕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士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君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

昔無異。不勝幸甚。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自勤厥德。夙夜不怠。惟前代時差。然後訓迪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弘化。公則變理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司徒為地。禮和君親。以體仁也。故宗伯為春。政正上下。以合禮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殺。以象義也。故司寇為秋。事主應變。以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下則山林川澤土壤之化。繫至於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於虫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有職以辨之。增一則有餘。虧一則不足。內外相屬。小大相聯。故能國體完具。政無不大。而阜成兆民者也。自周之衰。其制變於戰國。而大壞於秦。漢承秦之後。獨用其故。

號。其位無統。其事無聯。至唐始為省寺。其監以分處百官。使令宿業。事事無曠。問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則以官議。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唐之治績。號為甚盛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有曰中書。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決者也。其屬則六。其聯則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之以勳。勳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以以封命。此三者未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攷課勳封之職。則主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積。然後為權衡度量之制。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出於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主之以戶部。元王之為禮。未常不謹於賓主之際。外則謹於賓主。內則嚴於鬼神。為之牢禮膳羞之數。為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饗飲祠祭之職。則主之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必周知天下土地之籍。鑿戎烽候

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聯。則主之以兵部。謹門關出入之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以防偽。以此防人。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關勾會禁隸之聯。則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以時脩。苑囿山澤以時取。屯營之事。以時耕。此三者皆工徒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聯。則主之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侍從顧問。規論諷諫之左右。分更焉。故記勳史書。其起居法度。執大政。則道揆者也。參議表章。章畫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其詔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制。沿革者。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監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樂飲饌宗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別也。宿衛工

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之別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既有別矣。帝命既有掌矣。大政既有議矣。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寺。朝廷之治略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總。必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儀典。必有所糾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內外各有所察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唐之致其盛。幾與古比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兼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固上之人。盜名而自安。喜功勇利之臣。犯分而爭進。今先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不肖之實。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又何患官不得其人。人不能行法者哉。

侍御史王巖叟上疏曰。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

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觀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盡審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誠

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事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善大理察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改斷案之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時兩省正言官久闕。嚴叟又上疏曰。國如做近古之制。謀臣繞至。而無事於此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則小人自消矣。

諫議大夫王覲上奏曰。臣聞利不百不變法。凡法之所變非不得已也。使利害等均而徒有變更之勞。則不待明智不惑之士而後知其不足為矣。彼中才之憚煩者皆不為也。况利少害多。而可輕變成法哉。臣竊見今年九月九日朝旨節文。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尚書

省。更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鞍轡庫。駝坊皮剝所。養象所。並專隸駕部。臣竊謂此獨可以敗壞官制。而未見為利之實也。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亂久矣。聖朝祖宗以來。初則有東征西討之憂。既混一區宇之後。方務休養元元。故於脩完官制有所未暇也。至神宗慨然憫之。於是講求應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之美意也。後世所當謹守而勿失。今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固太僕駕部之職矣。若使太僕仍舊隸駕部。而共脩職事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使車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於省曹。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復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場於惡屬寺監。寺監惡屬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者之常情。願朝廷處之如何耳。伏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壞官制。追還九月九日

朝旨別降旨揮施行。

覲又上奏曰。先朝造新官制於古義皆有按據。若推行之際見其未盡。乃當脩完。何可無故廢壞。臣伏見今年八月二十日勅節文。高麗貢奉事節。皆係管勾所檢勘。依條格申所轄鴻臚寺。其本寺不以事體大小。皆不與奪勘會處分。但騰申主客取候旨。爲今後高麗夏國遇入貢。應干排備所須之事。並令管勾同文館所。都亭西驛所。徑申所屬曹部施行。更不經由鴻臚寺。臣竊謂鴻臚寺不與奪處分。誠爲非是。然若非省曹不稍假以權。而致其不敢與奪。即是鴻臚寺不任職也。此皆罪在官吏。乃非官制之過。豈可因官吏之罪。而廢省曹寺監上下相維之序哉。夫番夷入貢。合責辦鴻臚寺。今奪而專之於省曹。是省之辦事敏於寺也。馬事措置。合經由省曹者。今折而擅之於太僕。是寺之辦事敏於省曹也。名實則同。而緩急工拙之間。何其異也。故論者以謂均是省曹。一則本寺專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所屬之寺事不得預焉。均是寺也。一則併省曹之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本寺之事不得預焉。果何義也。若謂減去經歷之處。然後事可以速集而無害。則非獨鴻臚太僕。而省曹寺監上下維持之序。可存者少矣。法度如此。豈經遠之道。惟聖慈詳酌。

胡宗愈上疏曰。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今來內外官並許帶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又准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秘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并今後除授校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切謂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用公卿之世。議者以爲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格之言未

為通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為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為吏部南曹。都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選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謁董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獲親黨。假此為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

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悉是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切計議者。必謂崇文院已改為祕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惟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

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應省府與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庶耻清讓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

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觀官制格。尚書省總判六曹事務。當若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封駁。法行之初。先帝特降詔書云。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仍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以下。聽長官糾劾。以聞。當是時。人循分守。無敢僭紊。元豐末。以垂簾聽政。令三省權同取旨。今陛下獨攬乾剛。躬臨庶政。孜孜究心。以復先朝政事。而三省者。政事之本也。尚未如官制格。夫本既不正。而齊其末。是緩其所當先。急其所當後也。况先帝以三省分釐庶務。

其寓意豈徒然哉。蓋欲上下相維。以防偏蔽故也。謂如尚書省。當或未中理。中書省取旨。必有去取。中書省取旨。或有未當。門下省必須封駁。今三省長官既同取旨。門下省屬官雖欲封駁。終難其議。以此遂失上下相維之道。非立法本意也。若謂門下中書省。見今獨負。難以專委。即當選任人才。以補員闕。安可以闕官而廢法哉。伏願陛下留神先帝官制分釐之格。詔書叮嚀之意。斷自聖衷。行之必果。庶使政事之本立。而良法美意得以推行。天下之治可立。而特不勝幸甚。

劉涇上奏曰。臣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為低昂。則廢材分憂。可不無慎乎。朝廷尚察嚴。則此屬日夜淬汰。喜為健人。朝廷尚寬闊。則此屬因緣苟偷。勸為循吏。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以遇此屬者。往往旦從常僚。奉權權略。不受爵賞。以與此屬開富貴之

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皆是也。方斯時論者固有躡等踰防之譏。而朝廷藉此屬以枝梧四方者。亦豈少哉。法寔行矣。俗寔變矣。此屬亦遂廢。以貌相誨。無復常故。蓋未有如此日之優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則喜健力。惡孱弱。以集成為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當謹守而挾持。使無倦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為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厚相煦濡可乎。曩惟朝廷有憾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人。而志靡靡。祿望規塗炭。方回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是使荏苒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也。觀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緝熙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頑梗之害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故而罷休也。且如去冬造簿法行。此朝寺既稔講之矣。其升降虛實。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習為常程。至有以前日手實中廢為驗者。噫。如此則臣深知此法未可以全成。望

郡縣也。其所由來。監司以苟簡敗之爾。前日上下之勢。如束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况如今日已放繩墨之後乎。借令文具。然其縣大夫慵懦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為姦。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臣憂。臣所聞於老世務者。皆如臣憂無異也。朝廷亦豈惜片言之戒。為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按部未再三。則以勞苦為辭。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為嘆者。皆是也。郡縣亦曰。某監司接人無苛禮。某監司臨事有大體。皆姑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廷有以致之耳。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升拔是也。守新法用舊人。如比日用鞏彥輔高秉孔宗翰林積趙約之類是也。朝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疑合。則亦何恠乎。監司之不勸為近厚。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願陛下乘士氣竭歸之時。為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擾擾哉。此非臣所敢知。

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一

建官

宋徽宗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仰惟神考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之官。無有小大閑劇皆極一時之選。比年以來其選寢輕。間有蠟等濫進。未足以副仁聖繼述之意者。此不可不論也。伏覩近降指揮。迪功郎李景雲。孫恕。江大。或以應奉有勞。或以擬進御題試策。各與改合入官。除寺監丞主簿。驟從初等選人。入為寺監之屬。命下之日。聞者惑焉。今士大夫服勤州縣。積累考任。無慮二三十年。僅得為郡守貳。然而睥睨寺監丞佐。有終身不可得者。孰為初等選人。姓名藝能。素未有聞。考第薦舉。猶未應格。而遽得為之。且應奉有勞。近例止於改秩。未嘗為職事官者。而擬試御題。乃是在外著撰。就使文字稍工。亦非多士造庭。親奉清問之比也。而改官除職度

越累朝榜首恩例。其實緣倖倖遷進之速。皆前此所未有也。乃者卿監尚書郎。或出於戚里勢家。或係監當資序。皆自宸筆簡汰冗濫。且詔繼自今。非應寺監丞以上。不除郎官少監。名器增重。士論悅服。夫省曹監貳選格之嚴如彼。而寺監丞簿冒進之易如此。則是今日之冒進。又將為他日之當得者矣。澄源正本。實在今日。其李景雲孫恕江大一為寺監丞簿指揮。伏望聖明詳酌。特賜詔罷。改用真才。以待卿監省郎之選。且契前日手詔丁寧之意。

景衡又上奏曰。臣竊惟州置通判。雖曰佐貳守臣。然自祖宗以來。選擇界付。自為監郡使州將有所畏憚。則任屬之意深矣。故雖選方小壘。皆自朝廷命之。伏自近年。帥臣監司。偶緣一時申請。例得辟置。陛下獨智遠。監司為寢失祖宗之意。乃於政和丁酉。特降御筆。以戒在朕。今纔幾何時。而冒法觸禁。且復作矣。幸河北轉運司奏辟張恕通

判莫州。河東經略使乞辟彭作通判平陽府是也。然此特其所部之支郡耳。至若知河間府詹度奏辟張公濟通判本府。則又其甚者也。夫漕臣許辟其屬。三路帥臣許辟幕府。若州縣城寨之官。則各有著令。至於通判。則無明文。若為守臣而得辟置。則是門下私恩之士也。尚能舉監郡之職乎。且為奏辟之言者。必曰選才集事。乃若他州通判。拘於吏部資格。容有老病昏懦者。今三路並邊之倖。悉自朝廷選除。豈有朝廷選除之人。皆以為不可用而已之親昵黨友。乃以為才耶。夫徇私引類。侵紊祖宗成憲。且違專降詔旨。皆近年翫習之弊。不可不懲也。所有張恕彭作張公濟。伏望睿斷。特賜改正施行。其詹度等亦乞戒飭以懲慢令之吏。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曰。臣竊觀棧樸之詩言文王能官人。有曰

勉我王。網紀四方。蓋王者作人而官使之。所以立政立事而網紀之。正實自任官始。恭惟神考董正治官。法完今具。陛下以聖德在御。亦惟先志之承。則網紀之立久矣。然人懷自便之計。事徇一時之求。則紊陛下之網紀者。蓋未能無也。官有定職。職有定員。名位不同。命數亦異。此先王之法。元豐之制也。今有視秩之例。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卿而視卿。凡此之類。無乃非所謂嚴分守。正名實者哉。此紊網紀之一也。因勞積賞。賞有重輕。因事遷官。官有大小。故寄祿有止法。而許回授。選人有比類。而許循資。今乃礙止法者多。特轉行。合比類者多。特轉改。故奉直以上。可循月取。而比比皆是。銓曹一命不湏保任。進而人人妄求。名器浸輕。歧轍益衆。此紊網紀之二也。朝廷之上。見關而除官。居官之吏。俟期而喪代。此事之常然者。今乃除吏之際。有直替

見。俾命別與差遣者。有衝改已差下者。有新關未到。且在任待關者。彼或到官。日月未幾。或受命待關已久。遽遭攘奪。有至於淹回。流離飢餓失所者。故稍優之。關勢孤者。睥睨而不敢受。可進之地。援寡者。惴恐而不敢安。噫。才不才不能相遠。特相與干祿耳。何至紛紛若是哉。若乃在任待關。則亦妨後人。此紊網紀之三也。祖宗創業。監唐末五季。藩鎮擅命之弊。乃廷授通判。外察守臣。此萬世之法也。今方面之臣。有辟置本處。或屬部通判者。殆失所謂監郡之意。借曰選才辦事。且猶廢法亂常。况亦不過于徇干請。息親舊而已耳。陛下比降御筆。罷諸路帥。辟支郡守矣。獨此未之戒。何邪。此紊網紀之四也。凡茲數事。臣願陛下深燭其原。斷自宸慮。親御翰墨。大正網紀。往者縱不可追。來者猶可止也。如此。則人安其職。事適于理。覲覲之望。奔競之風。庶

少息矣。惟陛下財擇。

欽宗時。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聞成周以來。官不必備。故唐
建六曹。三百年間。尚書之見於史者。不過數人。國家凡中都官
亦多闕而不補。至崇寧間。蔡京用事。乃始盡補臺察之闕。當時
佞臣稱賀。以謂賢才衆多。自是省寺之間。始備官矣。方今當具
罷不急之務。闕可省之官。至於諸道郡縣之吏。祖宗所無者。皆
宜量事定制。裁去冗濫。庶幾安民豐財。以濟武事。且多故時。振
興蠱壞。則有隨事之宜。又當增官置吏者。非一。若不整損。所緩
以赴所急。素食猥費。則國將何以給之。

侍御史李光上奏曰。臣等伏見諫官劄子。稱臺諫官均爲人主
耳目。至於正救關失。防微杜漸。又非臺官之比。緣閣門之班。自
來先臺而後諫。蓋近來又有得旨及指日引見上殿人。致諫官

未對。有三五日始得班次。乞今後宰執班退。特留諫官一班。閣
門透取旨定諫官班在臺官之上。臣等竊詳諫官申請。止乞宰
執班退。特留一班。未嘗乞引班在臺臣之上。兼上殿班次。先臺
而後諫。係是祖宗法。而臺臣令著止稱言者。則正救關失。防微
杜漸。與諫官事體一同。所以均爲耳目之官。今來閣門引班上
殿。却以臺臣在諫官之下。顯見有違祖宗以來一定之法。兼亦
非諫官申請之意。欲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處爲先。
後。况今三院御史並言事。則上殿者多。仍乞依諫官已得旨揮
宰執班退。特留臺臣一班。在指日班前。庶使臺諫一體。仰稱陛
下崇獎之美意。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
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

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不比於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郎事簡者不兼置。館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關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負。如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減半。提舉香鑪茶礬司併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外餘路併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錄事司戶

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不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止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見任官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厲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曰。臣訪聞京西州縣累經殘破。所在多關正官。並是權攝類非其人。瘡痍之民冤抑無所訴。且日虞鈔奪誠可憐憫。契勘鄧州守臣兼帥京西南路。近蒙朝廷就差劉伋。議者以為得人。正可委以經理一路。選辟官吏。撫循兵民。屏

除盜賊。且遏虜騎。況今已是防秋之時。若候本官到任申請。則文書往返糜費日月。不足以濟緩急。臣愚欲望聖慈詳酌。速賜行下。就委本官前件職事。庶幾存撫一方。不致稽緩闕誤。

景衡又奏曰。臣伏見祖宗之制。選人改承務郎以上。官者歲以一百負為限。仍逐月均定人數。引見至元豐中。稍加至一百三十五負。方是時。承平滋久。人材日盛。而改官之數。止於此者。蓋吏部闕次有定限故也。又承務郎以上。一歲之內。致仕罪廢。死亡。夫略須減百餘負。故以新改官人補之。是以吏負不至甚冗。而銓部差注不至壅滯。俸祿給賜不至闕絕。故百餘年間。上無失職久閑之吏。而下無被擾受弊之民。此法度維持之効也。伏自崇寧以來。用事者徇私市恩。始壞祖宗之法。選人改官。更不立限。一歲有至數百負。藉名吏部者多至不可勝數。計一闕率

四五人共之。自古官冗之弊。未之有也。其源皆出於入流太雜。及改官不限人數之故。方陛下紹復祖宗之制。以成中興之業。則官冗之弊。所當首加澄革也。其限數改官。伏乞睿旨。下有司。遵依舊法施行。

祕書省正字洪遵上奏曰。臣聞古之盛時。文德懷遠。凡四方萬里之外。罔不慕義賓服。行李往來。殆無虛歲。中國所以待之之禮。則亦有加。既為之郵傳供張以舍之。又設官以擯相之。故行人典客。聞于周秦。自漢以來。始置大鴻臚。兼治祭祀朝會封襲道釋之事。有國者所不可廢也。恭惟陛下以不世之資。光啓中興。思與生靈休息。而清疆場之虞。美斷剛明。排斥異議。獨任一德之臣。結驩北國。以達萬世長久之策。使南北元元。仰父俯子。而知有生之樂。然其使車脩聘。結轡於道。雖處之有邸。其至如歸。而司賓之官。猶未及建議。為關文。臣愚

欲望聖慈討論舊制復建鴻臚若使人至上則率其屬以主墳贊之事間平時自可脩舉本職庶幾遠方知朝廷所以尊崇之意亦今日之先務也

胡寅上奏曰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受官莅職非以為身兵興以來衣冠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關廣官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叙雪已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者已得改替則乞近關已得近關則乞見關已見任則乞起擢攀緣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開少負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為讒譏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未滿任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會驟清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

成憲有馳騫不悅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澄清選授與崇廉耻合傳說惟治亂在庶官之戒無子產惠而不知為政之失誠中興急務也

寅又上奏曰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為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為先務而况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奇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虞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至於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當無

足深恠。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効也。臣
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擇
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天
報春從簡。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
乎可冀矣。

寅又奏曰。臣竊謂無功而受祿。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
可也。今日有之。宮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祿養無事之人。
而磨勘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是以官爵
益濫。任子益衆。賢事不勤。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
不為之限制哉。臣愚伏望睿斷。詔大臣立法。應宮觀嶽廟人。並不許
理磨勘。月日入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於今日興事建功
之政。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知僥冒之不可為。而心自

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採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
寅又奏曰。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
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遽官分職。皆以為民。今二年成資。徒
欲為人擇官。速於使闕。非為民也。為政而不為民。苟循士大夫饗祿
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
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副使判官。提點刑獄。
使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
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志。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庶幾可
立。乃中興急務也。

寅又奏曰。臣竊以州置通判。佐守而治。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
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關陞通判。其難其慎
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為京朝官。而實不啻應親民。差

遺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其意以謂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緣越次差遣其人既不安於小吏之分而有驟升半刺之心則必作勢威黷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循其欲豈所以為治也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

寅又奏曰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祿隱於宮廟而自以為能者則未必不為民害此國用之所以日屈而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藉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俸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詳其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今諸路縣分戶口

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擬下等命帥臣監司同兵辟奏立為定格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眷為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令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績効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比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亦刺舉二人之姦賊者皆籍於中書俟攷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屑為之安民固本為中興下技之基其與用才取辦斷復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伏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

章誼上奏曰臣契勘尚書六部定朝廷典則制度之所在其人吏掌行文書奉循法令尤當謹關防明約束不與他司交通然後人人孤

立一意以守職業。是以不許諸屢抽差。雖奉特旨聽奏。知不違著為定令。蓋有年矣。近者官司凡有違請。率稱如有一切拘礙。且依今來指揮教遣。以是省曹人吏不復安職。造請干求。唯利是視。身在他司。而籍居本部。當劇曹重案之日。則亟去不顧。在祿優事簡之地。則應年不還。然猶請給自隨。轉遷如故。來往紛紛。有同傳舍。豈朝廷設官置司之本指哉。欲望聖明推嚴舊制。一切禁絕。設有遷委。特差。即乞割移元籍。徹去舊請。庶塞僥倖之門。不勝幸甚。如臣所言。或有可採。乞賜詳酌。立法施行。

孝宗時。趙汝愚上奏曰。臣竊聞近降旨。揮令檢正檢詳都司官同議。諸軍司馬兵曹參軍。曹參軍。記室參軍。資任等事。臣竊有區區管見。恐或可備採擇之萬一。謹條畫如後。

一。臣伏聞所置官屬。各有分領職任。議者蓋謂古者建官分職。皆不徒設。今既並建眾寮。因欲使之分理庶務。幸甚幸甚。然臣思之。天下之事。亦當為之有漸。使國家蒙實利。而令上下不驚。不疑。故能持久而不壞。彼諸軍自和好以來。四十餘年。不復置參佐。軍中庶務。惟決於主帥。固難以盡拘繩墨。今一旦錢穀器械之類。朝廷盡責成於參佐。主帥束手無復少肆。揆之人情。固自不堪。加之所置官屬。人人既有職務。則自當盡心守職。以仰稱使令。然於職事之間。必至互有爭占。賓主乖異。易至紛紛。將使一夫受疑。群職盡廢。究觀事理。恐或至此。臣愚欲望聖慈。且令所置官屬。逐日抵赴本軍。供職通僉書本軍文字。如諸州幕官體例。若遇軍中有大政令及更革事件。亦許與主帥公共商量。但使賓主叶和。其間自多裨益。故臣謂今日朝廷設官大意。本謂長養人材。宜且令優游在軍中。使習知諸軍事體。未須驟然責

以職事。候一二年間。人情上下漸漸相安。至時朝廷別有委任。事件却乞徐議指揮未晚。

一。松江諸帥驟聞朝廷建置官屬。而初未知朝廷之意。將謂別有闕防。竊恐妄相傳播。人情不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詔書訓諭諸將。使知朝廷本意。蓋抵欲文武並用。如比年武臣既為監司守臣。文臣任非一。文臣却欲使之習知軍中事務。庶幾緩急必能協濟。諸將亦當深體朝廷之意。務在協和。相與同心共濟國事。一。臣昨嘗面奏諸軍官屬。全在選擇得人。若用一種剛正有守之人。則恐意氣不能相下。若用一種和柔易制之人。又恐依隨不能自立。須是得持已公廉。接物寬厚。知事體有識慮之人。方能稱職。然則朝廷一時選任。誠未易多得也。臣愚竊謂今來所議官屬資格。宜令稍寬。庶幾人材合格者多。易於選擇。

一。自三衙至蜀漢軍屯十餘處。合置官屬四十餘人。固不易得。又緣東南士大夫憚於遠涉。未必肯入蜀。而蜀士之能否朝廷又未必深知。萬一選用非才。地遠尤為非便。臣愚竊謂今來所降指揮。固當遠近一體。至於除用之際。且乞就近差置。候三兩處措畫稍成次第。又逐旋搜選得人。然後施選。自近及遠。非惟人物選擇得精。亦使遠方知所視效。不至一時生疎。所在紛擾。如臣言可採。即乞出自聖意指揮施行。

衛溼上奏曰。臣聞賞以勸功。國家之所不可廢也。然賞當其功。則人知所勸。倘無功受賞。或賞幸而功不稱。則人有僥心。而不知貴矣。此不可不察也。臣近者伏見錄黃。大理少卿陳景俊。以招撫使郭倪保舉隨軍轉漕有勞。與轉一官。臣觀其薦詞簡率。若因請囑。龜勉不獲已而為之言者。臣固已疑之。已而吏房送至詞頭。稱合轉奉直大夫。

準令諸朝請大夫止法。若以恩賞轉官者。以四年為法。各計所得磨勘收使。緣景俊係一時特恩。臣已與撰述詞命。繼有詞黃。亦止是轉奉直大夫。臣亦已書過。昨日忽有告院人吏。賫告一道。令臣書名。及取視之。乃與詞黃不同。徑自書寫朝議大夫。逮取索詞黃。及點對所寫告。皆是旋行措改。字跡甚明。追晚又有前項錄黃。臣實大駭。夫國家所恃者。紀綱法度。張官置吏。亦相與維持此物而已。若棄法度而自便。挾紀綱而壞之。其害可勝言哉。景俊見任朝散大夫。所得轉官賞。若用本法。自不當轉。設有特旨與轉奉直大夫足矣。今又超轉。無乃不可乎。且景俊將漕淮東。僅五閱月。師行無功。雖非其過。然輅車未嘗出境。不過蹙至盱眙。督趣諸縣官吏。有何勞能。一旦冒轉。所不當得之官。此不可一也。在法有出身人。雖許自朝請大夫。超轉朝議大夫。然須用七年磨勘。景俊無出身。止合先轉奉直大夫。亦須用七

年磨勘。又七年而后得轉朝議。又拘以員數。遇闕額方補。若因特恩始不拘員闕。許之改轉。景俊以合得四年磨勘之賞。與之轉七年之官。已為叨竊。今徒以數月之勞。而超轉十四年之官。毋乃太甚乎。此不可二也。在法除有出身人。許超轉外。雖有帶職人。亦許超轉之文。蓋得此者殊少。臣度景俊。今不過援此為說。臣又以不然。凡帶職者。必是外任。若見帶職外任。與之轉行。猶之可也。景俊任淮漕。日常帶直寶謨閣。今既歸班。謂之寄職。不悉元法。亦有寄職。並許超轉之文乎。且重內輕外。人之常情。在今為尤甚。景俊身則欲居朝列。以幸遠化。至於轉官。則引用外任帶職條法。何其巧於擇利而行乎。此不可三也。又有甚不可者。景俊久任法官。固當守法。縱使有寄職。亦許超轉之文。兼有已行之例。亦合同候吏部申明朝廷。追聽可否。儻可得之。豈不明白。何至徇私舞文。倉卒營求。別降特與轉行旨。揮影帶引。

用破壞成法。自以為得策。不思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殆類掩耳盜鐘。白晝攫金。亦何異登龍斷以罔市利之賤丈夫乎。且前後朝列寄職者。蓋多矣。未聞因賞典轉官。引用帶職之文。超轉官資者。今使景俊巧計而得。則此一倖門。實自景俊啓之。源源而來。夫孰能禦此。臣所謂甚不可者也。且景俊身居九卿班列。不為不高。固未暇責以體國之誼。廉靖之節。使其稍自愛重。循次而進。亦奚患不達。顧乃因職任諂事軍帥。請囑薦進。又覬望超轉官資。僥求苟得。竄廉鮮耻。欺罔衆聽。撓亂朝綱。具此四惡。非小過也。夫以區區循轉一官。而所為繆戾至是。脫若利害有大於此者。其躁競無忌憚。亦何所不為乎。此非臣之所得盡言也。臣與景俊同朝。初無纖芥。亦非為一官惜。所惜者朝廷紀綱法度。所繫士大夫風俗。所關迫於職守。不容緘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令陳景俊且依法轉行。奉直大夫。在景俊初無毫髮之損。庶

於事體稍安。臣亦免失職之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涇又奏曰。臣聞武階以橫行為重。非有功不遷。也領至戎團二級。在右列為寵。平居無事。猶當謹惜。以重名器。若建一立業之際。正所恃以為奔走激勸之具。尤不可授非其人也。臣近者伏見劉伯震奉聖旨。與換武除環衛官。繼而授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臣初謂中興諸將之家。劉許換武。已嘗書行。退而詢之。公論藉之。令甲。則有甚不然者。伯震為劉光世親孫。不可謂非名將之後。但其人姿稟輕浮。趣向凡下。不紹前烈。習成驕駸。識與不識。自為劉僥。此非美名也。伯震偃然居之。曾無愧悔。嘗得湖州。倅即為臣寮。繳駁。自是由祠祿倅嚴陵。實緣再任。前後別無履歷。其有志事功。與之換武。使宣勞効。亦何不可。臣竊攷乾道中。重脩中書門下省。文臣換官格。朝奉大夫。遙郡刺史。伯震自稱見該磨勘。亦不過得武德大夫。惟帶職朝請大夫。

以下三階。方許換左右武大夫。亦止於選郡刺史。即無朝散大夫。換右武大夫。選郡團練使條格。兼武臣官至武功大夫。自破正法。有終身不得轉行者。伯震何人。轉亦起躡。意猶未滿。乃援楊文昌為比。多見其不知量。伯震視文昌階官雖不遠。文昌為三丞。為郎。曾任朝廷擢用。玉音嘉獎。優示褒除。正任刺史。是為特恩。實得為例。至於尋常。亦有聖語褒拂。猶正依格換授。伯震固不應與二人比。矧陛下規恢遠略。旌拔人才。正功名之士。踴躍思奮之秋。方將以是官賞邊功。勵將帥。顧如伯震者。得之非分。越聞之者。不以朝廷恩命為重。而臨事或解體矣。或言伯震近時稍加收斂。然其市井儂薄之稱。喧傳中外之久。未聞有所植立以自表見。一旦加諸右班之上。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亦何以得動觀瞻。重環尹之寄哉。臣聞是不避仇怨。為陛下別白言之。欲望聖慈。將劉伯震換官旨。揮止。依條格換授。允。

公論增重。橫列戎團之選。使違法徼求者有所不容。庶幾朝廷益以尊嚴。紀綱益以振肅。誠非小補。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曰。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部刺史之職。於今為甚簡。而事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濫有冗。常平茶鹽。則有提舉。坑冶鑄錢。則有提點。其職甚備。而治不加於昔。何也。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擾愈甚。於治無益也。或者提點刑獄。增置武臣。臣竊以為贅矣。且是官之設。臣不知其所為者何事也。以詳刑之任耶。則一道之使。固有其職。未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總管鈐轄。路分都監者。即武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為。闕是官之設。豈不為冗哉。一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故之。祖宗雖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罷之。其詔之大略。以謂武臣或出將闕。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項皆遠。以為煩。夫既置

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廷則冗於官。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甚無謂矣。臣愚欲望聖慈。斷然容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

袁詒友上言曰。臣嘗觀漢制。凡遣丞相史。必分刺諸州。未聞遣以部刺史任也。夫親民之官。莫先郡守。其視部刺史之職。於民事為尤詳。蓋更治民以考功。當月二千石始。臣竊見近歲。卿監郎曹。凡未與郡而補外者。往往以監司之職。權重而事簡。郡守之任。責重而事繁。人情之情。莫不遠責而就權。畏繁而嗜簡。故自內而乞外者。必以監司為首。臣竊以為不然。監司察人者也。郡守受察者也。夫受察者。然後可以察人。今使之一日得外。未應郡守即居澄察之職。所察郡縣。略無能以制其心。志佚氣驕。未有不流於苛薄者。臣愚欲望聖旨。明詔大臣。應在內職事官。未嘗典郡而乞外者。未得遽聽。監司且只與除郡

守。豈特更應於職任。為不輕亦使在外之職。當以次第而進。其於成就人材。似非小補。

兵部侍郎胡銓上奏曰。臣聞官冗者。國用之大蠹也。臣江西人也。且以江西諸州言之。如吉州小郡。而兵官七八人。幕職郡掾六七人。酒官稅官四五人。贛州雖號劇郡。兵官至十餘人。幕職郡掾八九人。酒官稅官六七人。如筠如袁。又非贛吉比。而兵官亦不下三四人。幕職郡掾四五人。稅官三四人。隆興大府。兵官宜倍於他州。而幕職郡掾酒官稅官。亦復稱是。繁然淆亂。徒費廩給。今縱未能頓罷。宜稍損其數。六郡止存二員。小郡一員。此省官冗之一也。如臣言可採。乞令給舍更加商榷。倘以為可行。望賜行下諸路。庶國用稍寬。少紓民力。天下幸甚。

寧宗嘉定元年。太學博士真德秀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天姿仁恕。於

謹庶獄。藹然有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猶有言辜而致死。言辜而逭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賂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臯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惟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吏之補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吏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陛下

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庶官無過與關陞及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傳。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條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汚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賞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倘臣言可採。乞付有司詳議施行。

九年。袁燾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能躬親庶政。故必擇忠賢以為之相。宰相不能盡親庶政。故必擇忠賢以為之屬。然則宰屬者。朝廷政事靡不關焉。顧不重哉。故神宗皇帝嘗謂左右司。所以學為宰相。洋洋乎真帝王之格言大訓也。臣嘗觀周禮天官冢宰之職。雖百官群有司無所不統。而獨於其為宰屬者表而出之。故其序官曰。大宰卿

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自小宰以至旅下士。合六十有二人。皆宰屬也。其品秩雖不侔。然與聞國政。是以禪大宰之所不逮者。均焉爾。大宰以輔佐人主為職。而為屬者。又以弼縫。大宰為職。合衆多之謀。智講國家之利害。豈復有所闕失哉。今之宰相。古大宰之職也。大宰之屬。至於六十二人。而今之為宰屬者。不過數人而止。何其多寡之甚相遠哉。蓋自漢而下。寢不如古。所謂宰屬者。惟曰長史曰司直曰公府掾而已。去古益遠。法制益墮。而堂後官始得以用事。我藝祖皇帝。知堂吏之多姦賊也。開寶五年。詔選令錄簿尉為堂後官。以上人代之。取其究心儒學。通知古今。足以為宰屬之助。與胥吏固不侔也。自時厥後。任吏如故。蔡京秉政。陰與交結。吏相表裏。而紀綱日墮矣。今陛下更化以來。垂意宰屬。精選才能之士。以戢堂後官之姦。可謂盛舉。

夫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不過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遲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弼縫宰輔也。而况邊境未寧。干戈未息。正國家多事之秋。有大議論。有大更張。必得人以共圖之。自後臣以下。謁見宰輔。月不過一再。爾豈能如宰屬之無時不見。款密無間哉。當世所切。不容少緩。伏惟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增置宰屬。雖未能復成周之制。亦宜求賢俊。秉心公正者。共濟國事。則所補者多矣。惟聖主亟圖之。

寧宗時。彭龜年上奏曰。臣竊考監司之官。蓋源流於秦。以御史監郡。然漢初猶惡其繁。遂以丞相長史分刺諸州。不立常負。逮世宗時。始置十二部刺史。亦不過一部一人而已。本朝遵之。其始逐路止置。轉運使一人。唯京東西河東北淮南兩浙。乃有使副。若糾察刑獄。則命轉運司一常參官掌之。自淳化而後。逐路置提刑之官。然或置或罷。

猶不為常熙豐以來。朝廷命使始紛紛矣。蘇軾常論其弊。譬之立庖長而馬益羸。蓋善論也。紹興初間。雖未嘗大有所更革。然所在監司多不備置。或以一負而兼領。亦不聞有所闕敗。然則天下之治亂。繫乎監司之賢否。不繫乎多寡也。槩可見矣。臣竊觀近日監司皆無闕負。間有一事而分為兩司。一司而轄以二人者。其間職掌不同。好惡亦異。外假舉刺。內示趨向。同一訟也。而有是非焉。同一吏也。而有能否焉。號令難於奉行。往來疲於迎送。蓋不止如蘇軾之所論。其為害豈細也哉。臣愚欲望陛下考祖宗創立之規。監紹興權宜之意。將所任在監司。或省或併。間總於一負。或文或武。不必於並置。庶幾州縣之吏易於趨向。朝廷政令有所統一。而負數不多。亦易選賢。如姚崇所謂。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此尤當深察也。

龜年又上奏曰。臣照對湖北州軍。朝廷向來以經兵火之後。土曠人

稀。民淳事簡。縣道佐官多不備置。而以縣尉兼主簿。又以江湖盜賊出沒不常。而差武臣為縣尉。蓋亦因時施宜。初非以為經久可行。不可改之制也。近年以來。戶口寔盛。事亦向繁。而一縣之間。自知縣而下。別無文臣為佐官。若知縣或有事故。即簿尉監務以次攝事。而小使臣少。知自愛。不甚循謹。吏民玩狎。多致敗闕。如本府近日監利縣酒稅。姚師言因攝縣日。侵夜行刑。杖死坊戶。為提刑司按罷。又有監利縣簿尉劉汝翼。因攝縣事。盜用官錢。見具案聞奏。此皆跡不可泯。不容闕略者也。其它三事擾人。往往而是。其弊至此。豈容不解。而更張之哉。臣照得諸縣各有監務。一負雖云酒稅當置專官。然一縣酒稅。知縣鮮有不任責者。酒稅若非知縣任責。亦未必能趁辦。故所至外縣多令知縣檢察酒稅。政謂是爾。臣愚以謂若使省罷稅官。而以知縣兼酒稅。復置主簿。差注文臣。而以佐知縣。則一邑之事宜無不

舉。倘蒙聖慈以為可行。即乞從臣所請。下吏部將湖北縣道有未置主簿去處。復置主簿一員。依格差注。文臣却於本縣省罷稅官一員。令知縣兼管酒稅。其見任人。令滿今任。已授未上人。別令改注。不勝幸甚。

理。嘗時。評應龍進。故事曰。淳化中。王化基論冗官之弊。曰。唐虞建官。惟百。庶政惟和。夏商官倍。亦克用人。蓋官不必備。而惟其人。今國家庶官實倍常數。盡國耗財。乞相度廢省。慶曆中。歐陽脩言。方今凋殘。公私因急。由官吏冗濫。乞行澄汰。若冗官去。則科率減。吏負清。不過朞月。民必受賜。臣聞為官擇人。則官雖簡。而常有餘。為人擇官。則官雖繁。而常若不足。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豈使之無功受祿。而反以病民哉。量能而後授。則居其職。必任其事。而不才者。不敢妄覲。故官不濫。而財不耗。徇情而輕予。則奔競者必至於僥求。故官愈多。而

費愈廣。自漢以來。莫不以官冗為病。皆由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耳。今日之官。其冗尤甚。倖或添差。大藩方置。今則或創於列郡。議幕優閑。絕無職掌。今則或增為兩員。諸司之屬。添辟無已。制領之官。同正並置。不釐務者。或給以正官之俸。創稟闕者。多徇其親故之私。至若軍功。尤為泛濫。不應行陣。以議事為名。而推賞。初無寸功。乃僥冒得官。而注闕。乃若左選入仕。自有成式。不應陞等者。妄冀陞等。法當待郊者。求免待郊。試銓不中。則增年。而注授。京削尚欠。財減員。而改秩。自陳勞績。未經覈實。而濫叨遷秩。掌合弊例。巧於經營。而亦獲循資。僥倖之門。既開。奔競之風。益熾。求而不予。則恐拂人情。執而不行。則必犯衆怒。夫貪位慕祿。無倖得之心。毀法為通。遷落無厭之請。為政者。安得每人而悅之。斷之以至公。律之以定法。則宛轉營求者。自然息念。况州縣之吏。務於從事。而慮給微薄。無用之官。反安坐而

享厚祿。此又所當察者。伏讀開寶詔書。有曰。吏負冗多。而求其治。誠難也。俸祿鮮薄。而責以廉。無謂也。與其負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以戶口為率。差減其負。而舊俸之外。悉與增給。大哉。王言。今日所當取法也。矧今之楮幣折閱已甚。以鑑計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養廉。若開曹冗局。可併者併之。添差劊關。可省者省之。冒濫得官者。澄汰之。拔擢安求。石杜絕之。一遵公法。不徇私情。則當得者免需。久次。姦巧者。莫敢據。是赤之心。人皆有之。則悅者衆。而不悅者寡。尚何舊弊之難革哉。逆者造功。皆俾從軍。官授功賞。嚴行追究。欺偽轉官者。繳而不行。妄。不陞等者。抑而不予。固足以明示意向。息絕僥倖。尤願守之以堅。行之以必。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官。則各盡其職。事罔不舉。冗濫之弊。既除。俸給之費。可省。此乃王化基歐陽脩之所已陳。而祖宗之所已行也。輒敢援此以為獻。惟陛下與大臣亟

圖之

福建安撫使李鳴復上奏曰。臣誤蒙聖恩。分界越閩。適當去歲水潦之後。庫篋空虛。財計耗竭。賦入有限。支吾不行。履其所由。多緣近年以來。官員添差數多。虛耗其影。俸給歲以數萬計。米以千計。他費不與焉。近嘗具劄奏陳。乞止差。正任。免放行添差。庶幾郡無橫費。民得少蘇。朝夕俟命。今月十九日。準省劄添差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黃元直。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簿。擬宜文字。仍釐務填見闕。臣照得帥臣事務最簡。嘗管正任。參議。宜撫幹三員。事未嘗不辦。今添差參議。則有蘭德添差幹辦公事。仍釐務。則有趙與薇添差幹辦公事。不釐務。又有趙希諤添差準備差遣。仍釐務。則又有史松卿兼準備差遣。監贍軍酒庫。則又有余紹相。正員居其三。而劊員居其五。已不勝其多矣。若更添差機宜一員。則是兩倍其數。非惟重費俸給。又且徒見

冗員聞黃元直世居紹興。以本郡人任本郡差遣。恐於祖宗成法不能無妨。朝廷亦何便於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旨。庶臣前請。莫克放行。添差黃元直。段昇。別都差遣。庶祖宗之法不至廢壞。而州郡之力亦得少寬。不勝莫大之幸。

元世祖時。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定官制。太常少卿王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地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

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中統時。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又上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之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

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

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迨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雍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

十二年。中書左丞許衡上疏曰。國家能汰省冗官。則可以重名器。抑僥倖。厲廉能。其為善政無疑也。然言之甚易。為之甚難。蓋人之情。大

抵患於得失。故凡得則喜。凡失則怒。此所謂已奪者猶可與已與者不可奪。正謂此也。方其用之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不以權貴。量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遽欲黜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既不復。追繼自今後當盡改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負歲取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又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積。庶乎可補前日之失也。

衡又上疏曰。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持。號為二府。兵與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或者

謂樞密併於中書。為合古家宰總百官之意。殊不知古者家宰止一人。而今之為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邪。國家切務。止在得人。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無益也。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車輿之樞。在於管轄。衣裳之提綱。係於要領。要領不可以兼。柱杖之資。管轄不可以兼。棘衡之用。蓋器殊緩急。則一無為。萬有之宗。名限重輕。則一貴乃群。卑之仰。軒轅置六相。而以風后等為之。天乙立二相。而以伊尹等充之。是時爵分萬國。國建諸侯。及嬴秦罷侯。而丞相號起。自是以來。累朝相倣。其增損之制。難以勝言。其高下之秩。例皆極品。儀刑禁總。領紀綱。掌一人家事之張皇。作四海士民之倡率。金章紫綬。黃閣沙堤。非惟詭殊異之丰儀。所以示尊榮而委重也。既資厚望。當振清風。我國家內立中書。外立行省。行省以革藩鎮諸侯之專。中書以為公卿大臣之任。防微之理亦

已至矣。樹治之法可謂盛矣。然猶有未盡。輒敢妄陳愚言。竊見中書內省。密迩皇宮。統餘省於上游。弼聖君於中域。但當坐而論道。據視府以秉鈞。寬以宅心。守台司而助德。今也汴梁以北。北京以南。西界長安。東窮遼海。毫釐細務。靡不相煩。升斗微官。亦來取決。豈非管鑿薰轅。衡之用。要領薰社。袂之資乎。伏望陛下。載崇都省。申以大名。諫院隸焉。六部隸焉。除為臺相府所統之外。隨朝九品以上。亦皆隸焉。選德才無玷。地望極清者。為大中書令。其丞相平章丞轄參政。以至府之參議。院之諫臣。暨郎官都事之司。咸冠以左右之號。凡宰執朝會商確萬機。常以諫臣班于厥次。有闕斯補。有遺斯拾。如此而聖德加明治具張矣。凡都省移文於行省。以咨付付之。行省移文於都省。以咨呈呈之。凡都省事關行省及行省一切合稟事務。咨呈於都省。都省判送六部。六部擬而呈之。轉咨行省以行。凡隨朝九品以上。及外

路受宣命以上官。都省注之。如此而宰執益崇。政事簡矣。更望陛下於腹內取中。別立一省。謂之燕南等處。行中書省。以開汴梁北京遼陽安西四省之間。凡外路受勅牒以下官。行省注之。然後咨呈都省乞頒勅牒可也。凡隨朝諸有司當受付身者。委都省出之。凡外路諸有司當受付身者。行省出之。如此則上庶遠地而堂陛愈高。都省增崇而天王益重矣。或者以為國家因四遠及蠻荆之新附。故立行省以鎮之。腹內不須立也。殊不知汴梁有省。豈汴梁亦新附之城哉。事在不疑。惟陛下察其可否而行之。

天麟又策曰。臣聞視乎冥冥。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者。眼之神也。聽乎無聲。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者。耳之精也。用此道以脩身。則收視反聽而六通四闢矣。移此理於御下。則官賢委能而聰明睿智矣。故聖王不窺望而視已明。不殫耳而聽已聰。言貴委人之周也。方今御史臺

官。內有監察院以諫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敬肅百僚。風憲萬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由此觀之。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簡警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援以立秋。象以榮惑。昭其嚴也。鷹擊之論。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避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指佞。觸邪。彰善。瘴惡。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則狐狸眇言。蓬臺微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命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恢恢而不漏矣。然則朱惟峻位。但小節以為先。蒼佩崇班。視大端而難顧。臣請以疇昔驗之。阿合馬擅政於前。雖齟齬之童。亦知切齒而恨也。王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之走。亦知側耳而惜也。於是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宴后高坐。聞若

不聞。賴杜稷福。添曦朗照。太原俠客。揖聶政之長風。大理名卿。致臯陶之淑問。究渠遂翦。蒞子更生。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且我國家建茲御史。豈惟計典憲之末儀。顧行文之小事哉。然而憲臺之不言。本匪憲臺之所欲。由其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抗衡故也。况權臣之計。百網千機。以崔公並職。高且繩之以極刑。以楊子同僚。猶且陷之於死地。進而極正。則徒遭刑戮。而舍清朝有殺直之名。退而引病。則誣以不忠。而謂不肯出皇家之力。睚眦以禁之。艾頂以脇之。所以霍光忠厚。乃能容延年於宣帝之朝廷。梁冀豺狼。終亦致文紀於廣陵之賊窟。方今百官公正。庶務正平。然而弊習不可不防。憲臺不可不重。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俾行省以齊階。首之以御史大夫。一員使與行省首官品秩相同。其餘員位以次升之。又宜命監察御史與六部侍郎品秩相同。又宜立繡衣使者八員。於中丞之下。秩同侍御史。

使之分使天下。專糾行臺及廉訪司之不如法者。又內臺或有愆違。宜命天下皆得舉發。如罪狀明白。委為故犯。重則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輕則免官禁錮。放歸里閭。如或妄舉。反坐其人。故聖王之御下也。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委任之體貌之。及其得罪。則是臣下自以罪加乎身也。幸後世言則奸邪難蔽。而中外永清矣。

天麟又策曰。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而不貴衆。欲靜而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負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祿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責乎省事也。

今國家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居為位。各位養廉之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為吏。其制亦以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布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豈慮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負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勞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違考校。則取準於籍文。為書之所陳布者矣。如此。

而欲雜流之人不進。貨賄之隙不開。豈可得乎。雜流行賄者得志。則人皆可以仕矣。以致負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負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為。則曰俸屬非。豈我之所能獨主哉。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文武官吏負數既多。國家用人路廣。浮濫亦升。遂使臨蒞在下。豈能敷教化哉。政化不敷。而刻剝之者。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立法以防之。主法者不能旁照。負益增矣。負增而弊亦自有矣。况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愈生乎。故酒三弊盡絕。而後法方可立也。伏望陛下。凡京師下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宜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

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興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苛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也。民業定而天下太平矣。

文宗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應縣尹有能聲善政者。

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別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闕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

順帝時。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藝文監等官。學士康里山奏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深然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二

